



吳光正

(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人間佛教與漢傳佛教的 現代化、國際化

人間佛教最為突出的成就是實現了漢傳佛教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人間佛教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均期盼在回到佛陀本懷的前提下，用現代人樂於接受的方式弘傳佛法。如佛光山星雲大師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便提倡佛教隊伍的改革、佛教生存方式的改革、佛教組織的改革、佛教制度的改革、佛教戒律的改革、佛教弘法手段的改革、佛教教育的改革、佛教文化的改革、佛教弘法的國際化。

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是百年來漢傳佛教的傑出成就，其形成語境有四：一是中國社會由農業社會向工商業社會轉型，二是中國社會由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三是中國社會由閉關自守向全面開放轉型，四是中國學術由傳統的經史子集以及方外釋道之學向文法理工農醫等西方現代學術轉型。

自清末遭受太平天國之亂、廟產興學運動的衝擊開始，漢傳佛教在上述四大語境中艱難前行，經過幾代高僧的努力，終於在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實現了漢傳佛教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在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語境中，漢傳佛教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其歷史責任舉足輕重。因此，總結人間佛教的理論及其實踐的經驗與不足，就顯得極為重要。

人間佛教最為突出的成就是實現了漢傳佛教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人間佛教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均期盼在回到佛陀本懷的前提下，用現代人樂於接受的方式弘傳佛法。如佛光山星雲大師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便提倡佛教隊伍的改革、佛教生存方式的改革、佛教組織的改革、佛教制度的改革、佛教戒律的改革、佛教弘法手段的改革、佛教教育的改革、佛教文化的改革、佛教弘法的國際化。如今，這些改革措施均隨順因緣而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的後三項改革願望甚至成了佛光山的宗教性格。

台灣的其他僧團如法鼓山僧團、慈濟僧團、中台禪寺僧團在人間佛教的推進層面上均有傑出表現。中國大陸佛教儘管歷盡波折，但在人間佛教的實踐方面，從趙樸初的人間佛教理念到淨慧長老的生活禪實踐，均有可圈可點之處。漢傳佛教的現代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有目可睹，其經驗值得推廣。尤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台灣的人間佛教實踐，對於大陸的宗教實踐、宗教互動、社會和諧、族群和諧、宗教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人間佛教的實踐進程中，特別值得讚歎的是，漢傳佛教已經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從最初的弘法東南亞，到弘法歐美乃至全球，從最初侷限於華人社區到直接向西方人弘法，實現了佛教弘法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在這個層面上，台灣佛教僧團的貢獻尤為突出，佛光山、法鼓山、慈濟功德會的成就令人讚歎。比起日本佛教，漢傳佛教進入西方世界的時間較晚，但是隨著海外華人世界的拓展以及漢傳佛教僧團素質的提升，已經在國際上發聲，並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這些海外弘法僧團的足跡以及他們因應西方文化、西方制度而不斷調適的弘法內容和弘法手段，值得我們重視。隨著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日益成為西方關注的對象，總結漢傳佛教在西方的本土化經驗，對於中西文化交流、提升中國文化的魅力有著重要的意義。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應該可以從漢傳佛教的本土化經驗中獲益良多。

學者發表／

人間佛教與漢傳佛教的現代化、國際化

學界和教界對於人間佛教的學術研究，要有立體和多元的學術視野。我建議四點：

第一、人間佛教要建立起文獻的歷史考察與宗教的田野作業相結合的研究模式

百年來的人間佛教實踐，留下了大量佛教文獻，中國大陸近年將佛教期刊和報紙彙集影印，出版了兩套大型叢書，台灣的各大僧團和研究機構，也出版了數量浩瀚的文獻。這些文獻有必要進行詳盡的歷史考辨和理論闡釋。更為重要的是，要將這些文獻和田野調研所得互相參證，才能有更深入的認識。人間佛教實踐經驗的獲得，也只有和田野調查中才能有豐厚的回報。

第二、人間佛教要確立跨學科的研究視野

人間佛教理論是由太虛大師提出來的，但太虛大師只是提出了一個理論構想，實踐上是徹底失敗的。這個理論的成功實踐要靠一九四九年來台的一批僧人來加以闡述和實踐，星雲大師是其中最為成功的實踐者。這位人間佛教的行者，不僅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而且創建了覆蓋全球的道場和教團。這一人間佛教實踐的研究需要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合作，用跨學科的視野來加以觀照。

第三，人間佛教要確立起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相結合的視野

無論是佛光山還是法鼓山，都是百年歷史進程中的一環，任何經典個案的調研要放在

百年佛教的宏觀進程中來加以考察和體認，才能得出經典的結論。例如，研究星雲大師，不僅要研究他開創佛光山以後的著作，更要研究他的早期的著作；不僅要對星雲大師的著作進行歷史的考察，更要對星雲大師的宗教實踐進行調研；不僅要研究星雲大師本人，更要研究佛光山僧團，要對僧團長老進行訪談，要對各分別院和佛光分會進行調研；不僅要研究佛光山在台灣的發展，更要研究佛光山在海外的拓展；不僅要研究佛光山本身，更要研究百年來中國台灣佛教和大陸佛教的發展。

總之，要將佛光山放在人間佛教乃至整個漢傳佛教的歷史進程中來加以觀照。在這種視野下得出的結論才是客觀的、經典的。鑒於教界和學界的合作研究越來越密切，倡導這一研究視野就顯得更為重要。教界本身培養了一批學者，這批學者對於自身所在教團的宗教實踐感同身受，能夠提供學界不具備的宗教體認和資料來源，如果能超越自身的教團視野來從事研究，那麼，其對自身教團的認識就會更加理性也更加經典。學界參與教界組織的學術會議，往往要根據教界的會議宗旨寫文章，如何既適應會議要求又進行宏觀的審視，往往決定了一篇論文的學術質量。

第四，要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加以考察

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儘管是近百年來漢傳佛教的重要現象，但是，所有的倡導者和

學者發表／

人間佛教與漢傳佛教的現代化、國際化

實踐者均遵循佛陀的本懷，從漢傳佛教的理論中汲取營養，因此，佛陀的本懷和漢傳佛教的經驗將是人間佛教取之不盡的營養資糧。對於教團內部來說，可以運用佛陀的教誨和漢傳佛教的經驗不斷豐富人間佛教的理論，推進人間佛教的實踐；對於學界來說，開展人間佛教與歷史的對話，將激盪出無數的研究課題，這些課題對於社會和教團均有重要參考價值。比如，人間佛教的本土化和國際化，可以放到佛教在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的本土化進程中來加以考察。前者的考察需要進行大量的田野調查，後者的考察在漢譯佛經和歷代高僧的著述尤其是歷代高僧的文學創作中有全面的反映。這種研究對於豐富佛教的本土化經驗、弘揚中國文化均具有重要意義。